

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禍五

廬 改 竹 本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足第五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无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然然連上文則爲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頓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文所引記

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
所尊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
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刳心焉

刳去其情慾之心下文乃莊子演其說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
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對志之謂完君
○

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事藏而心不窄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
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音音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居止也膠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其止故膠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

務爲恥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
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
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玉德者邪蕩蕩
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玉德
之人

楊五

三

此又從人心上說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吾儒說得平坦莊子說得痛口
耳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

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
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
方見其爲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
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
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
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

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
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
一段是插入偽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
深淺自粲然可見當刪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

去聲

索之而不得使離失

索之而不得使喫詬

讀作本字

索之而不得也乃

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
得之手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

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象，罔無有形象，是明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之矣。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梅五

四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

齧缺可以配天乎？為天子也吾籍王倪以要之。許

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

知，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爲天。

子則所爲愈過矣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與之配天彼且凌駕人而并不知有天矣方且本身而異形

本只一身而爲千萬人之身是一身而異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

方且爲緒使

爲事之緒餘所役使

方且爲物絃

絃公才切束也爲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應衆人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

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尊而祖又
衆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爲衆族之父但
不可以爲衆族之祖衆父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

也

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爲
人臣之禍上爲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

去聲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

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
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鷦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

鷦無常居穀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

高五

六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與孟通行邪無落吾事佶佶手耕而不顧落猶廢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
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
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
耳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萬物得此以生
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

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間而謂
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
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脩則復
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
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
鳴者皆合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
縉縉如綸之合也其合縉縉若愚若昏形
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
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

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

子孔

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上聲可

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

音寓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

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

句衆有形者與無

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

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

於天

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也
也寓宇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
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
有尾無心者無心於聽無耳不聞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
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
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
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
老聃曰云云豈得爲聖人又呼而告之曰

子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如無耳者所言有說得許多有形象者有說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

禍五

過幻詭之言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治之道在彼人者却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已故名此人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言忘已則純乎天矣後面有治在人
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

明

蔣閭菟

音勉

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

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

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

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

音轍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目爲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覩覩然驚曰

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楊玉

九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謂

大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
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爲兄弟
哉心居心寧止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爲
則心寧止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音

用力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

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如沃湯疾速如其

名爲擗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
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機心存於曾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
然之質純白
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目無
晶慙
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
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
于以蓋衆

於于語助猶俗朝儒之說之乎也者云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

汝神氣墮音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

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

卑陬失色於卑陬隅頊頊然敬謹不自得行

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

揭五

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不知復有夫人

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

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

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

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溥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却下語別忙乎即茫然淳備即淳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矜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

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識其一不知其二

專一而無二

治其內不治其外

事內而不務外夫明白入素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爲復朴體性

猶言順其性

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

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

東海

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

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
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爲行句言自爲而天下化乎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
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理而行其
所爲當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

脩爲而天下化既能自脩爲則手所摸目
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苑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爲至又問願聞
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
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招乎
若嬰兒之夫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來飲食取足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

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升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
視其軀殼如枯木糞土此之謂照曠言照
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第五

十二

之謂混冥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
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
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爲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鬣病而求醫孝子
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
亦不過如醫之用藥療病非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高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上君上也樹標高出於上而無心古之君

上如之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

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十五

十三

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

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
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為諂諛而隨
和世俗者却不以為諂諛如此則是敢諫
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及嚴於親而尊

於君邪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

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
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
愚之至也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
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

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說舜下文却說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說話讀者不覺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綴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

補三

十四

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析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此以行爲喻如三人同行欲適東有一人

欲適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
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
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
下皆惑矣予赤張滿稽自予也祈嚮欲向
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不亦悲

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

俗曲則嗑然而笑

嗑音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

並如字
瓦為鍾

惑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待

邪

此又以樂爲喻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
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
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况
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邪
補五
重譬喻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
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垂
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
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
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此又暗說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不尋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却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厲醜惡之人也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已是不欲其同者則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
均也丘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變好公楊五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楊五

十六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因可以爲得乎則鳩鷄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閉固之義

皮弁鵠冠楮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平聲纒繳灼音眈眈然在纒繳之中而自
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爲得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禍六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無所積無留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 昧然者聰明盡泯六通四辟者如六合四方皆洞達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非以靜爲善故制之使靜

萬物無足以鏡乃孝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

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周禮匠人水地以縣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虛虛則實

實者倫矣

虛中有實自有倫序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中有動動則無適而不得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無爲則任事者自任其責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

以南鄉去聲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
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
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綱六

二

大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
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
曰吾師乎吾師乎即大宗師整萬物而不爲戾整
之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鬼
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
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
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

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
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
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

論六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落猶
落也

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
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八詳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比按治之
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

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
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音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省音生上原赦而省形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

攝六

四

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 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自謂子指舜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兩六

五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以下莊子引堯舜問答而結之之語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徵猶典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緒敷素切十二經以說

一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一說春秋十二公經其說不同亦不必泥

老聃中去聲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平聲幾乎後言

近乎落後底說話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

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導而趨已

至矣又何偈偈用力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

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下皮起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鼠壤中有食餘之蔬而乃不能養其妹生
熟之物不盡於前而積斂猶無崖此皆不
仁之事上句不仁也包下句棄妹積斂以

禍六
世俗所見爲譏非有此事

六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
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卻退却也不復譏刺矣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

脫焉

脫離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

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存服
從之心不是止服其有可服者雖其言不

足服亦服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

廣闊貌

而口闕然也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馬雖繫之而意常奔馳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舉動而必持守不放則一旦縱發必如弩機之不可止察視而必細微詳審則知巧所極必見其過於泰甚。凡如此者以爲不信實之人。若是邊境上有此等七人即爲盜賊矣。

夫子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句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

至人句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
下奮棟丙音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
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
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賔
禮樂不以之爲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一段以老子言類於士成綺問答之後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固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知音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摘六

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禍七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

孰主張是孰維網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有機絨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

以係屬之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去聲是孰君

無事淫樂而勸是雲言隆雨言施風起北方之西一

東有又音上聲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

禍七

言風起於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

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

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經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洛與落同九州聚落之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言即至仁無親之言過者有爲不及者

自然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北山名行之遠則不見冥山以喻仁之至則不見孝矣。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

備七

二

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至仁者德可詒與堯舜而不爲利澤施及

萬世而天下莫能知之豈肯大息而誇說
仁孝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
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上屏也馬至
富國財屏馬至願名譽屏馬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

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者心
不自安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
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稱七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
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
濁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

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弗讀一死一生一債一起相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債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惟聞樂之如此故生恐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音隙守神以物爲量
其聲揮緝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
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
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
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
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綴上文陰陽調和而言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

所謂皦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皆皦如之意在谷滿谷
在阮滿阮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塗耳塞
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
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
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
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
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
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

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
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
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
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
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
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綴上文怠字而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

稱七

五

然並生赫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祭但

見其行流散徒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叅攻之於聖人以為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此一箇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之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眾民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次之以急急故道。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此結上文三節而要其所歸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

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細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亦非盜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

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

魯大師名金

以夫

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

禘七

六

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
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昧物入眼爲病也不特夢不成且有妖怪
見於目中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
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

本言不得夢却急語言非其夢邪猶論語
本言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却急語言患
得之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
非其昧邪

匡人以爲陽虎圍之便似妖怪昧目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

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句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
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
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惟無常法故應時而不窮

揚七

七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手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粝
摘抽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

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也伏足觀古今

之異手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子陳國相人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
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
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
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
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
不可者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
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
中聖人不隱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
一則外無人相與是正而不知所以行其
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又無師承不肯
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使此道出於其人
之外其有因人指教由外而入者又自暴
棄無主於中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
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滿七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大變猶言大化即天也八者所以正天下之具惟循天理自然當怨而怨當恩而恩當取而取當與而與當諫而諫當教而教當殺而殺當生而生無所汨沒者爲能用之故曰正之爲言正也一有私意其間則不得爲正世人心以此理爲不然而必欲用其私意者是於天理懵然無所見如天門弗開矣乃是因上闕字遂生此天門

字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藩棘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蚋蝓子合切膚則通昔

也不寐矣夫仁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

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

邪

揭仁義以示人猶擊鼓而求亡子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黥而黑黑白之朴

也質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去聲不足以爲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
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規五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
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

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

許劫切合也

予又何

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

音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

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聲猶也老聃方將

倨堂而應微

倨坐堂上應之語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同七

十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

音陳 烈
喪也

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
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
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
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
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爲其親殺其殺者自斬衰而下殺爲五服
又復殺之也人始有天矣者時至而然天
也先時而然則是人始有其天矣兵有順
者以兵爲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未

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而謂之天下今乃各分種類以此爲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其制作婚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今乃婦其女則

彝倫攸斁矣

卷七

十一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履屢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

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蹇蹇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奸同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

鈞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稅音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
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
沫細要同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
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
得之矣。

禮七

十二

烏鵲育雛物理之常也魚傳沫而卵則不。
必如烏鵲矣至於細要負螟蛉而化則又。
不必如魚矣自其化而觀之則何者爲真。
何者爲假而人之生子切切焉以爲親不。

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
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爲
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
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